

# 作為特朗普重返白宮推手，馬斯克到底想幹甚麼？

我們在他的推特中尋找蛛絲馬跡。



2024 10 5 (Elon Musk) (Donald Trump)  
Justin Merrima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他是個人物。他是個特別的人。他是個超級天才。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天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天才。」這是特朗普（台譯「川普」）贏下2024總統大選當晚，在勝選演說中對馬斯克（Elon Musk）的讚賞。考慮到馬斯克付出的一切，特朗普的「保護」也許是他應得的回報。

擁有特斯拉、SpaceX、xAI、X（前身為推特）等公司的科技大亨馬斯克，是2024年選舉週期的最大金主。根據 CBS 報導，馬斯克去年一共投入2.77億美元，來支持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儘管這個數字對世界首富馬斯克來說，不到其當前淨資產的千分之一。（2024年11月5日選舉日當天，馬斯克的淨資產約為2640億美元，特朗普勝選後，特斯拉股價大漲，馬斯克的身家於12月17日來到4860億美元的高點。）

除了巨額捐款外，馬斯克還擁有更重要的政治武器——他於兩年前收購的社群平台推特。馬斯克不僅將推特改名為 X，也促使整個平台向右轉，很大程度上，X 已成為右翼政治和 MAGA 運動的擴音器。《華盛頓郵報》分析了 X 上最活躍的50名共和黨議員和50名民主黨議員的帳戶，發現自2023年7月以來，共和黨議員的推文瀏覽量超過75億次，是民主黨33億次的兩倍多。

馬斯克更大幅調高自己在演算法中的權重，將他的政治觀點推送到所有人眼前。馬斯克是 X 的重度使用者，在該平台上有超過2億追蹤者，在2024年7月到9月間，他平均每天發布67.8條推文。彭博社曾分析超過五萬條馬斯克推文，發現在2024年，他製造了1300多條有關移民和選舉舞弊的推文，包括移民正湧入美國、移民犯罪，以及民主黨人正在動員非法移民投票的錯誤訊息，這些推文一共獲得約100億次瀏覽。

既出錢，又發聲，馬斯克是本次共和黨勝選的大功臣，更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對於他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將扮演什麼角色，人們有諸多猜想。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與向來不走尋常路的特朗普相同，馬斯克施展影響力的方式也將打破常規。

勝選後，特朗普於11月12日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 DOGE，和迷因加密貨幣「狗狗幣」代碼同名），由馬斯克和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共同領導。政府效率部不會是一個政府部門，馬斯克將在政府外部為白宮

提供「建議和指導」，並和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合作，推動「大規模結構性改革」，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部門和預算。

某種程度上，該任命可理解為特朗普為馬斯克開的後門。《華爾街日報》近期披露，由於「與外國人接觸和藥物問題」，作為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創始人兼執行長，馬斯克事實上無權訪問公司和美國軍方合作的最高機密。然而，根據美國憲法，總統可以向任何人發放安全許可（security clearance）。為了讓政府效率部能夠工作，特朗普就職後，可能允許馬斯克訪問機密資訊。

這就是特朗普「保護」天才馬斯克的方式嗎？除此之外，馬斯克還想得到什麼？他預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完成什麼？我們在他發過的推文裡，尋找蛛絲馬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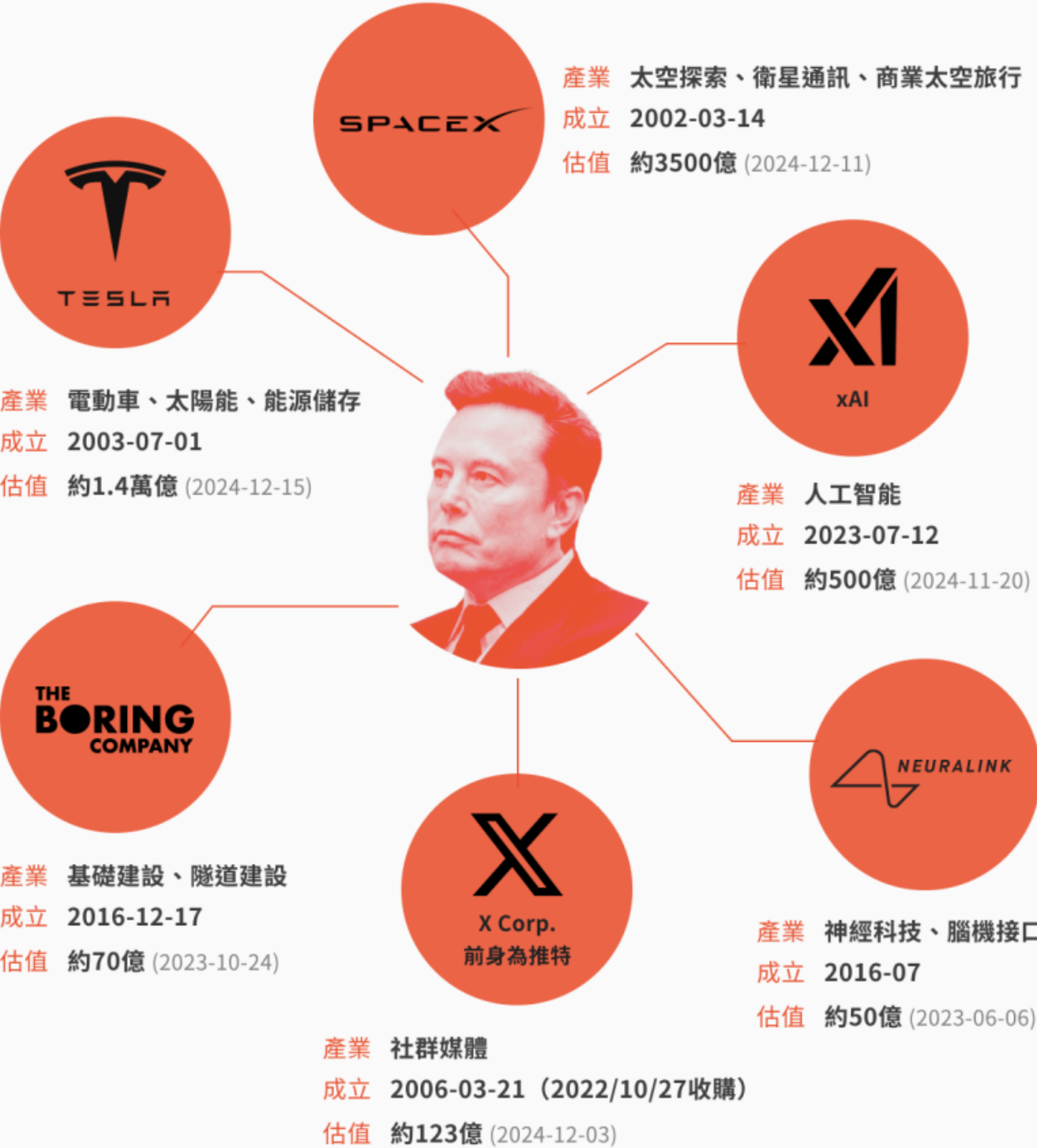
2022 11 14                      B20                      Willy Kurniawan/Reuters/

## 推動「絕對」的言論自由

“「鳥自由了。」—2022年10月27日，完成對推特的收購後，馬斯克在推特上寫道。

六個月前，馬斯克提出以每股54.2美元、總價約4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推特。經過半年的曲折過程，包含推特股價下跌，馬斯克反悔，推特將他告上法院，要求履行收購提議後，馬斯克於10月27日完成收購。世界上最大的社群媒體平台之一，成為馬斯克擁有的另一家私營企業。

# 馬斯克目前擁有的公司



註：估值單位為美金。

資料來源：端傳媒綜合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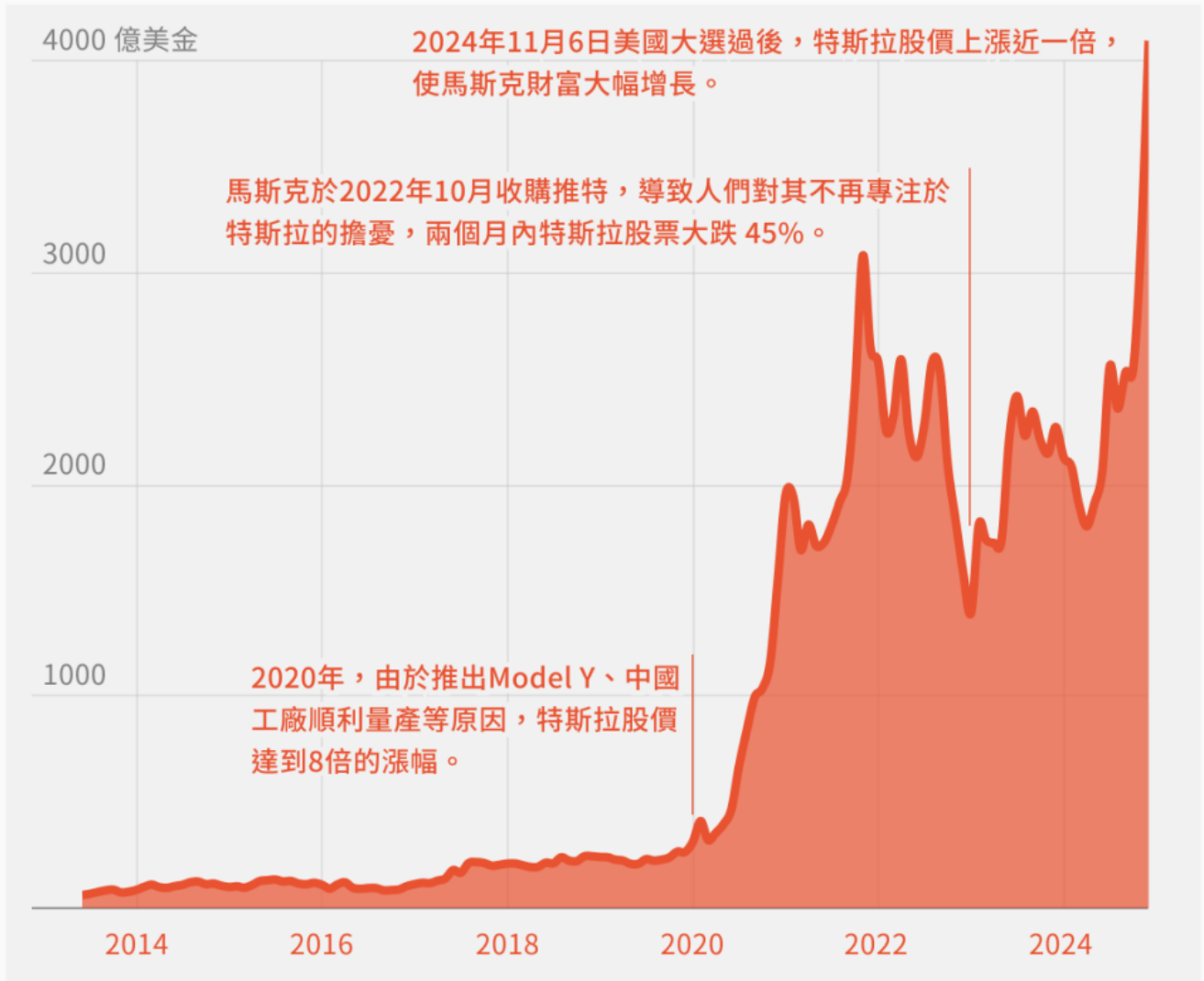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馬斯克自詡為「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free speech absolutist），他希望重塑推特，讓該平台成為一個人們能自由地發表各種意見和評論的地方。入主推特不到一個月，他在自己的帳號發起投票，調查是否該恢復特朗普的帳號。最終有超過1500萬人參與投票，其中 51.8% 支持恢復，48.2% 反對。馬斯克隨後用拉丁文寫道：「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Vox Populi, Vox Dei），並恢復特朗普的帳號。

完成收購以來，為了削減開支，馬斯克裁撤了推特約四分之三的員工，包含大量內容審核人員，並取消了對仇恨言論和假資訊的禁令。此舉導致大量廣告商撤離平台，進一步使虧損擴大，迫使推特採取更多節約措施，陷入惡性循環。根據投資公司 Fidelity 的估計，兩年多來，推特（現名 X）的估值下降了近 80%。



# 馬斯克資產淨值



資料來源：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儘管經營社群平台似乎並非一門好生意，馬斯克重塑推特的舉動，應當視為當前美國文化戰爭中的重要環節。過去十年，保守派選民被以拉馬斯瓦米為代表的共和黨政治人物成功動員，形成一股針對平權行動、氣候變遷、多元性別教育的反動勢力。在這場文化戰爭中，馬斯克既是最富有的金主，也是最有聲量的發言人。他聲稱要對抗的，是所謂的「覺醒心靈病毒」（woke mind virus）。

過去幾年間，馬斯克不斷以聳動但模糊的語言，試圖宣傳一幅末日圖像，即反言論自由、反績優主義（anti-meritocratic）的覺醒病毒，正在分裂美國，乃至摧毀人類文明。他表示覺醒心靈病毒使他看不下去 Netflix，控訴耶魯大學是「試圖摧毀文明的覺醒心靈病毒的大本營」，宣稱除非停止這場瘟疫，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登陸火星。

2024年7月，馬斯克在一場訪問中首次揭露，他之所以參與到文化戰爭中，是因為他的「兒子」被「覺醒心靈病毒殺了」。馬斯克指的，是他和第一任妻子 Justine Musk 生下的孩子，現名薇薇安·威爾遜（Vivian Jenna Wilson）。薇薇安於2022年、18歲時向加州洛杉磯高等法院提交申請，要求法院更改她的名字，以符合她的性別認同。馬斯克因此和薇薇安決裂。

特朗普勝選後，有媒體報導薇薇安計畫離開美國，因為她在這個國家「看不到未來」。與此同時，由於「平台上針對 LGBTQ 社群的仇恨和諷刺日漸增加」，許多性少數用戶和團體紛紛離開 X。在 LGBTQ 倡議團體 GLAAD 發表的「2024 社群媒體安全指數」中，X 在六個主要社群媒體（TikTok、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hreads、X）中排名墊底，是對性少數群體的騷擾和仇恨言論最猖獗的平台。然而，看在某些人眼中，這或許是所謂「言論自由」的體現。

部分極右派人士認為，馬斯克對推特的改造，保障了他們的言論自由不受政治正確侵害。這裡存在一個對美國《通訊端正法案》第230條（以下簡稱「第230條」）的誤解。著名的第230條是 Facebook、YouTube、推特等社群媒體的基石，該法案保障網路平台不需對使用者創造的內容負責，從而將網路平台和傳統媒體區分開來。舉例來說，若某作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誹謗言論，

則《紐約時報》需要為該言論負責；但若發布在 X 上，X 原則上不需承擔責任，儘管平台實際上讓誹謗言論能夠傳播出去。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社群媒體都會建立自己的內容審查團隊，來刪除用戶發表的如煽動言論、恐嚇他人或兒童色情等內容。這些內容之所以遭到刪除，和第230條沒有關係，而是因為它們屬於保障言論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例外。在保守派陣營中，卻長期存在一種誤解，認為第230條賦予社群平台權力去刪除爭議內容，如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言論。他們因此主張廢除第230條，雖然這實際上會使平台失去保護傘，更有理由進行內容審核。

馬斯克收購推特後做的前幾件事之一，便是解禁大量極右翼政治人物的帳戶，如特朗普的前顧問班農（Steve Bannon）——班農的推特帳戶於2020年11月遭到封禁，因為他上傳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建議將帶領美國打擊新冠疫情的傳染病專家福奇（Anthony Fauci），以及被班農認為「對特朗普不夠忠誠」的聯邦調查局局長雷（Christopher Wray）斬首示眾。看在某些極右翼眼中，馬斯克讓推特成為更「自由」、更開放的 X。



2025 1 20 X SpaceX Kenny Holston/Pool/Getty Images

打著捍衛言論自由的旗號，馬斯克也多次對 X Corp. 所在地的加州政府提出訴訟。2023年9月，馬斯克要求聯邦法院推翻加州政府前一年通過的 AB-587 法案。AB-587 規範社群媒體公司每半年需向州政府提交報告，披露其如何審查並控制六類有毒的網路內容。該訴訟案先是遭加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駁回，卻於2024年9月迎來翻轉，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推翻地區法院的裁決。X Corp. 的官方帳號宣布：「這不僅是我們平台的勝利，也是全國言論自由的勝利。」

大選過後不久，X Corp. 再次起訴加州政府，這次針對的是 AB-2655《2024 年捍衛民主免於深度偽造欺騙法案》。該法案要求社群媒體公司在選前120天和選後60天，刪除與選舉和候選人相關的「重大欺騙」內容，並對所有深度偽造（deepfake）內容加上標記。X Corp. 的起訴書主張，該法案將導致對政治言論的廣泛審查，違反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

以言論自由之名，馬斯克正積極將 X 建設為一個凝聚全球右翼的政治平台。透過演算法的力量，他能夠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發揮前所未見的影響力。協助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後，馬斯克介入英國的政治活動，表達對英國右翼新興政黨改革黨（Reform）及其領導人法拉吉（Nigel Farage）的支持。

不料，由於在是否支持極右翼名人 Tommy Robinson 上和法拉吉意見衝突，馬斯克於短短三週內就改變態度，撤回對法拉吉的支持。1月5日，馬斯克在 X 上寫道：「改革黨需要新的領導人，法拉



吉的斤兩不夠。」隔天，他甚至發起「美國是否應該將英國人民從暴政政府中解放」的投票，共有近200萬人參與，其中 58% 投下贊成票。

1月9日，馬斯克和德國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領導人魏德爾（Alice Weidel）進行了74分鐘的網路對談。談話中，魏德爾宣稱她領導的政黨是「保守的」和「自由意志主義的」（libertarian），卻被主流媒體「負面地塑造為」極端主義。歐盟執委會全程監看了這場談話，以避免任何假訊息影響將於下個月舉行的德國大選。馬斯克在 X 上寫道：「另類選擇黨是德國的唯一希望」。

由馬斯克和特朗普所推動的政治浪潮，在未來數年將不會侷限於美國一地，而會和世界各地的極右翼運動結合，大幅改變全球政治版圖。在這個向右轉的未來中，全球首富馬斯克的影響力將持續成長。也許不久後，當我們討論美國的外交關係，馬斯克的一舉一動都將至關重要。



2023 4 18

SpaceX

Go Nakamura/Reuters/

## 終止「過度監管」太空探索

“「投票給特朗普，就是投票給火星！除非我們停止過度監管對美國的慢性扼殺，否則我們永遠無法成為多行星文明。」—2024年10月20日，馬斯克在 X 上寫道。

在馬斯克眼中，有太多聯邦機構試圖阻撓他和 SpaceX 帶領人類登陸火星。首先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該機構負責監督商業火箭發射，以確保美國的領空安全。過去一年間，FAA 多次試圖以罰款和行政命令，讓 SpaceX 遵守相關法規和審查；馬斯克在 X 上揚言對 FAA 提起訴訟，指控其「越權監管」。

然後是美國環保署（EPA）。2024年9月，美國環保署對SpaceX開出約15萬美元的罰單，原因是其位於德克薩斯州的發射場涉嫌排放大量廢水。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則要求 SpaceX 評估其飛行器對鯊魚、海豹的影響。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FWS）指控 SpaceX 火箭試射引發的火災，可能傷害棲息在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瀕危鳥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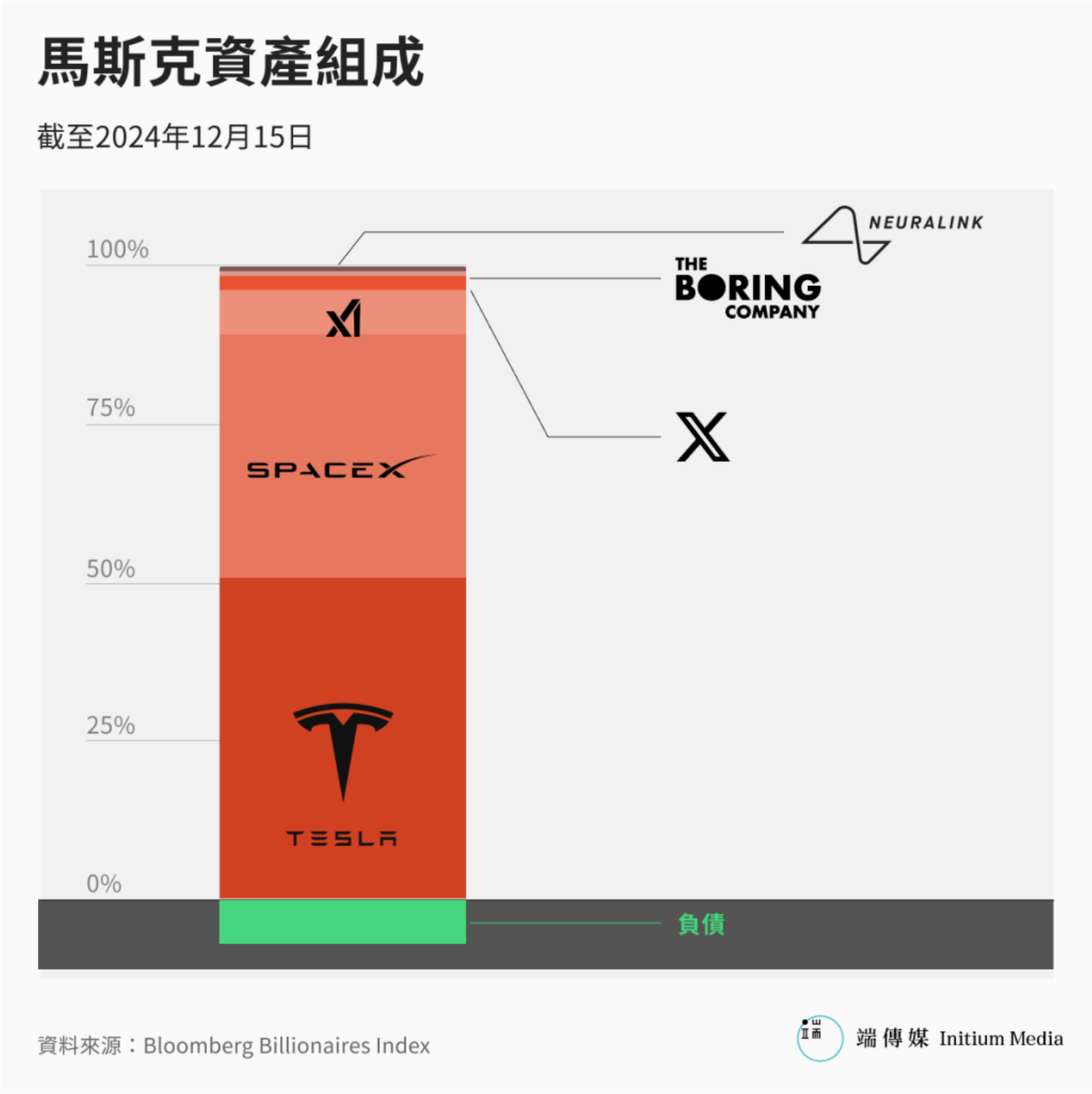
但聯邦機構並非團結一致要找 SpaceX 麻煩，由於不同機構有著不同的職責和目標，各單位可能存在相互競爭的關係，而馬斯克懂得利用不同聯邦機構之間的矛盾。舉例來說，儘管雙方關係稱不上太好，SpaceX 的太空探索事業，很大程度上仍得到 FAA 的支持和許可，哪怕必須以生態為代價。

批准 SpaceX 在德州博卡奇卡村（Boca Chica Village）興建發射場的 FAA 高級官員 George Nield 便向《紐約時報》承認，當年的環境審查可能存在漏洞，但他仍希望做點什麼，來幫助「SpaceX

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大膽且宏偉的願景」。他也提及環保部門：「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有其使命。但這個使命與我們的不同，它和火箭沒甚麼關係。」

對馬斯克來說，為了保護特定的野生動物，而放慢探索太空的腳步，是荒謬且不合理的。馬斯克曾自詡為生命的守護者，2022年7月5日，他在推特上寫道：「將生命擴展為多行星，能拓展意識的範疇與規模。這也使我們能備份生物圈，保護所有生命免受地球上的災難威脅。人類是生命的守護者，因為沒有其他物種能將生命帶往火星。我們不能讓他們失望。」

為此，馬斯克於2002年5月創立 SpaceX，開啟太空探索的私有化時代。截至2025年1月10日，SpaceX 總共進行了431次發射、393次著陸和363次重新飛行；2024年，SpaceX 執行了253次發射，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次。馬斯克的太空探索事業能走到這一步，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支持是重要原因。



早在2006年，SpaceX 便與 NASA 簽訂一紙價值4.85億美元的合約，是支撐公司早期發展的一筆重要資金。多年來，SpaceX 與 NASA 和美國政府的合作不斷加深。一個標誌性的畫面是2010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馬斯克的帶領下，參觀 SpaceX 在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航太中心的發射台。如今，SpaceX 已取得發射軍用衛星的資格，能夠對所有軍事發射進行投標。

太空探索的商業化，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的兩黨共識。由私營公司來發射火箭、製造飛船，被認為是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的方式。NASA 也因此改變其行之有年的外包模式。在過去，NASA 會準確告知合作企業它想製造什麼和如何製造；近十餘年，NASA 開始只告知它想完成什麼任務，由私營公司提供解決方案，向 NASA 出價競標，得標者需自行開發並製造一切。

這確實節省了大量成本。一項2011年的 NASA 報告稱，若使用傳統方式自行製造獵鷹9號運輸火箭（Falcon 9），總成本接近40億美元；與 SpaceX 合作採用商業開發模式，只需要近17億，節省超過一半。然而，太空探索私有化也帶來其它後果。一方面，原先預想的市場競爭幾乎沒有出現，而是由 SpaceX 一家獨大；更重要的是，SpaceX 逐漸坐大，能夠去執行 NASA 沒有想過、甚至沒能力做到的事情。



舉例來說，SpaceX 不僅開發了獵鷹9號，還將其改造為可重複使用。馬斯克計劃殖民火星，當然也不用 NASA 同意。2020年5月，SpaceX 將兩名 NASA 太空人送入太空，完成首次載人任務。有分析師評論：「一家私營公司成就了一項迄今為止只有民族國家才能實現的壯舉。」在此之前，只有美國、俄羅斯和中國三個國家，成功將人類送上太空。

這也為馬斯克帶來超越民族國家的權力。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克里姆林宮透過物理和網路攻擊，大幅破壞了烏克蘭的數位基礎設施。一群烏克蘭官員和科技業人士向馬斯克求助，馬斯克答應伸出援手。藉由 SpaceX 提供的衛星網路服務 Starlink，陷於戰火中的烏克蘭得以保持通信，但這也將成千上萬烏克蘭前線士兵的命運，交到了馬斯克手上。

隨著戰事延續，馬斯克對於免費提供服務，表現得越來越不情願。馬斯克在 X 上抱怨：「就這樣吧。即使 Starlink 仍在虧損，其他公司正在領取納稅人的數十億美元，我們還是會持續免費資助烏克蘭政府。」2023年6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和 SpaceX 達成協議，由美國政府為烏克蘭戰場上的衛星通訊買單。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我們可以預期馬斯克將能更自由地發展他的太空探索事業。作為政府效率部的領導人，馬斯克有充分的動機，對一眾妨礙他的聯邦機構開刀。馬斯克相信，擋在他和火星間的最大阻礙，是過度監管，而非技術限制。NASA 也將繼續與 SpaceX 合作，讓這間太空探索的龍頭企業，取得更多政府資金。

除此之外，特朗普於2019年決定建立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若他於第二任期擴大太空軍預算，將導致更多聯邦經費流向 SpaceX。2024年10月，美國太空軍已經授予 SpaceX 一紙7.3億美元的合約，以執行至少9項國家安全任務。



2022 3 22 Christian Marquardt/Pool/Getty Images

## 監管人工智能，避免 AGI 毀滅文明

「沒有人喜歡被監管，但對公眾構成危險的一切事物（車輛、飛機、食品、藥物……等等）都受到監管。人工智能也應該如此。」—2017年8月12日，馬斯克在推特上寫道。

如果說地球上的自然災害，是對人類意識和所有生命的可怕威脅，那無比強大的人工智能，同樣為人類帶來滅絕風險，一旦人工智能的能力在各方面都超過人類，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馬斯克因此成為人工智能監管最著名的擁護者之一。



一個可能的誤解是，儘管馬斯克受到矽谷「有效加速主義」（e/acc）支持者的推崇，雙方在意識型態上也確實有不少共鳴，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他們立場卻不一致。在最死忠的有效加速主義者眼中，作為「碳基生物」的人類，並非意識的唯一載體。一篇著名的有效加速主義宣言寫道：「科技資本（technocapital）能引領意識的下一次進化，創造出無法想像的下一代生命形式和矽基意識（silicon-based awareness）。根據定義，新的意識形式將使感知更加多樣化和持久。這是我們想要的。」

對照之下，堅決守護人類「碳基意識」的馬斯克，甚至可被稱做人本主義者。

早在2013年左右，馬斯克就對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表達擔憂。他擔心像 Google DeepMind 這樣的實驗室，會一不小心打造出人類無法控制、反過來奴役或消滅人類的通用人工智能（AGI）。2015年，馬斯克和奧特曼（Sam Altman）聯手創立 OpenAI，希望透過非營利組織的模式，確保 AGI 能夠為人類利益服務。

根據 OpenAI 日後發表的聲明，最初幾年馬斯克總計投資了4500萬美元。很快地，意識到打造先進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資金遠超出預期，OpenAI 決定轉型。此時馬斯克提議讓 OpenAI 和特斯拉合併，或由他全權掌控。奧特曼拒絕了，馬斯克因此離開，兩人就此結下樑子。OpenAI 在 2019 年轉型為部分營利機構，並從微軟那邊獲得10億美元的投資。

2023年11月，OpenAI 推出 ChatGPT，帶動人工智能熱潮。不久後，馬斯克成立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並推出 ChatGPT 的競品、同樣基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聊天機器人 Grok。與此同時，在 2023年3月，馬斯克和其他1000多名科技業領袖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呼籲暫停開發比 GPT-4 更強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至少半年，直到制定出一套對人工智能的安全規範。

馬斯克也在一場訪問中警告：「和管理不善的飛機設計或生產維護、以及糟糕的汽車生產相比，人工智能更危險，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摧毀文明的潛力，儘管人們可能認為這種機率很小，但它並非毫不重要。」馬斯克還在 X 上表示，他早在 OpenAI 於2018年開發出 GPT-1 以前，就預見人工智能恐怖的指數級進步。「我與歐巴馬總統唯一一次的一對一會面，不是為了宣傳特斯拉或 SpaceX，而是為了鼓勵人工智慧監管。」

馬斯克的警告和公開信都沒發揮什麼作用，OpenAI 至今尚未推出 GPT-5，更多是受限於技術，而非安全顧慮。馬斯克仍堅持其加強監管的立場。2024年8月，馬斯克在 X 上呼籲加州通過人工智能監管法案 SB 1047。該法案順利通過州參議院，卻遭到民主黨籍的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否決。法案反對者擔心，過度監管將扼殺創新，將人工智能公司趕出加州，削弱矽谷在該產業獨一無二的領先地位。

如今特朗普正式就職，在人工智能方面，人們預期美國將放鬆監管。幾乎可以確定特朗普將廢除拜登政府的一項行政命令。該行政命令指示商務部制定新規範，要求科技公司向政府報告正在開發中的大型 AI 模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則發佈了詳細的 AI 使用和採購指南。共和黨在2024政綱中寫道：「（該行政命令）阻礙了人工智能創新，並將激進的左翼思想強加於這項技術的發展」，承諾將其推翻。



| 2022 10 31 Taylor Hill/Getty Images

馬斯克支持監管人工智能的立場，因此和特朗普存在矛盾。儘管在絕大多數領域，如太空探索、社群媒體和電動車，馬斯克都提倡放鬆監管以鼓勵創新，但在人工智能方面，他不斷警惕世人該技術可能帶來的滅絕風險。有部分評論主張，馬斯克可能說服特朗普正視 AGI 的風險，從而制定一套更嚴格的人工智能開發標準。

然而，許多積極參與此次競選的有效加速主義支持者，可能將特朗普推往放鬆監管的政策方向，以維護美國在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12月6日，特朗普任命風險投資家薩克斯（David Sacks）為「人工智慧和加密貨幣沙皇」。薩克斯是馬斯克的好友，主張對人工智慧採取更寬鬆的政策。

要澄清的是，所謂的人工智能監管也分成許多面向。長遠來看，有馬斯克一再提醒的滅絕風險；中期來看，當大量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後，失業問題將帶來社會風險；擺在眼前的，則是假訊息氾濫、版權盜用、侵犯隱私，以及人工智能偏見等問題。一直以來，有不少監管倡議者都主張，人們投注太多心力在可能不會發生的滅絕危機，而忽視人工智能已經帶來的社會亂象。

馬斯克所提倡的人工智能監管，完全聚焦於長期的 AGI 風險。由於大型語言模型的進步速度如今已放緩，甚至馬斯克本人都於近期表示，科技公司已基本上耗盡所有能用於 AI 訓練的數據，人類離 AGI 似乎還有一段距離，馬斯克或許可以稍微寬心。

相反地，對於人工智能已經帶來的社會問題，馬斯克幾乎不屑一顧。當 OpenAI 等公司試圖採取行動，降低大型語言模型的性別和種族偏見，他批評 ChatGPT 太「覺醒」和「政治正確」。未來數年，馬斯克可能促使人工智能政策在意識形態上，往更「自由」、反進步派的方向移動，儘管他作為一間人工智能公司的擁有者，有明顯的利益衝突。